

卷之六十一

七

卷之六十一
七

水經注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五

明刑部員外

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

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四

歐陽修

子發萊
劉弇附

朱祁準

從父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祖致堯

陳師道

劉敞

弟敘從
子奉世

范祖禹

子冲

王安國

呂南公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一再讀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是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乃五季餘習。鍛刻駢偶淟涊弗振學者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目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興而力不足。修始游隨得唐韓愈遺橐於廢簏中。讀而慕焉。若志探赜至忘寢食。必欲弁轡絕馳而追並之。試南歸第一登進士第。翰林宋四

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爲古文一職論當世事遂相師友與梅

堯臣歌詩相倡和名冠天下召入翰館閣校勛高若訥不救范

仲淹修移書責之坐貶彞陵令稍武成節度判官仲淹帥陝

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非以爲利可同其退不可同其

進也久之乃復職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擢知諫院值仁宗更

化大臣與諫官皆極一時之選修以言責自在風裁凜然帝虛

心延問咨所宜行事多張弛小人翕翕不便朋黨之論漸起修

恐善人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

語載弘道錄人以其論事切直嫉視

如讐帝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得來命不待試越次除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議者欲

發麟州以省餽餉修奏麟州天險發之則河內郡縣皆不安居

久分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平時亦可省費于策爲

復又奏令民耕忻代岢嵐禁地廢田朝廷從之歲得粟數百萬
石凡罷河東重歛民所不堪者千數事還擢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至則區處官吏使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漕運造鎖
伏船以絕侵盜置都作于磁相一道兵械咸仰給焉富弼爲宣
撫使時保州亂兵已誅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刑恐生變欲同
日誅之與修遇于內黃語以故彌自禴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
乎旣非朝命脫有不從爲變不歸弼悟而止未幾杜衍韓琦仲
淹弼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略曰自古小人欲廣害
忠良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顧權其故何也夫一善
人而衆善人尚在小人不以爲利必欲盡去之然後得以恣肆。
而善人少過難于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于
大臣已結主知他事難以動搖性正專權上心所忌方可領之今

杜衍與韓琦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聞其有
可能之罪一旦罷去使羣邪相呴于內敵國竊笑于外臣竊惜
之疏上忌之者益衆因孤甥張氏獄傅致其罪左遷知滁州徙
揚州滯外凡十二年復官學士以守南京母憂除服召判流內
銓入見帝問勞甚至小人畏修有以用乃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
以激怒之出知同州吳充諭救得免尋遷翰林學士充唐書表
志總裁奉使契丹特命四貴臣并宴諭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
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
痛排抑之場屋之習爲之一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繼包拯
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
拜禮部侍郎封樂安郡開國侯并兼侍讀學士修居翰林八年
知無不言會河決商胡宰相陳并中主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遣

回河東流文彥博主李仲昌欲入六塔河議論不決修奏榜
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欽小不能受全河旁郡必罹其害
不若因勢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
也臺諫論執中過惡修勸上不當拒忠言以庇恩相恐累盛德
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修請出之于外以保
終始于是二人皆罷水災上疏請立儲宮言陛下當法漢之文
帝而以後唐明宗爲戒其後建立英宗實原于此五年拜樞密
副使與曾公亮考覈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
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六年叅知政事會兵民
官吏財賦之要中書所當預知者集爲總目凡遇事至不復求
之有司與韓琦同心協定建儲大議英宗初立有疾左右交構
兩宮幾成嫌隙修奏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

成之寵尚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奏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晏駕之日歸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不然太后一女子臣等五六書生天下誰肯聽從后爲默然兩宮和好如故修自居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遇臺諫論事必詰其是非以是怨誹者衆會濮議起修引喪服大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又禮無加爵之道御史呂晦等詆修執議不與衆同皆被逐惟蔣之奇議合薦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恩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露章劾之修杜門請治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因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爲之草疏

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二人辭窮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
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二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修素以風節自持旣被汚譏堅乞謝事優詔弗許及守青以請
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訴求歸愈切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
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生平天資剛勁見義勇爲與人
言盡心無隱雖機筭在前觸發不顧放逐再三志氣自若始在
滁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學者求見與語未嘗及文章惟談
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多務寬簡不
爲苛擾故所至民便之其所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立言簡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龍鷁于友
義生則振之死爲調護其家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凡經賞識率
爲聞人若曾輩王安石三蘇方布衣屏處人未能知爲游其聲

譽遂太顯于世刻意好古自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印證爲稽古錄所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春秋遺旨軒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得父之傳師事胡瑗聞古樂鍾律之說文詞議論獨探古始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不苟科舉以蔭補將作監簿累遷殿中丞卒軒哭之稱爲蔡伯喈張茂先之流。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以蔭爲秘書正字中乙科調陳州判官因親老不仕父卒代草遺表如其自作服除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以忤曾布婦兄魏泰徙知潞州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郎中直秘閣。

蔡州坐黨籍廢 有安福人劉弇字偉明幼警穎日誦萬言
登元豐進士宏詞二科知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
郊進大禮賦哲宗稱善除秘書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院
檢討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剝剔瑕類卓詭不凡以疾卒有
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推重之序其文以爲自歐陽修後可續
正傳云

宋祁字子京與兄庠皆善屬文登進士調復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國子直講試直史館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言李煦
之樂以縱黍累尺比之李宗謗燕肅所言太常樂律下五聲鐘
磬下兩聲其律不相應降黃鍾爲太簇君實寄於臣不可以事
天地宗廟乃詔祁詳定而罷之語具載樂志遷工部員外郎同
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疏言朝廷大冗有三願罷僧道及

尼不受戒者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驅廂軍不在籍者歸于
南畝又得力耕凡數十萬郡縣庶官明立限員其門廕流外貢
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僕有闕官計員補吏斯三者去冗
之道也又有三大費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京師寺觀多役卒徒
三倍他處大臣罷黜濫除節相坐靡邦用願自今天地宗廟社
稷百神犧牲玉帛之外一切停革其非當邊要及無師屯者不
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置近藩及京師斯三者節費之道也
若乃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珠綺不得
妄費則天下饗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徒可舉蓋爾西北在
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修禮書爲天章閣待制兄庠罷直
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判流內銓除翰林學士與晏殊親
密遇中秋啓宴出妓樂飲酒賦詩翌旦殊罷相祁草詞極詆時

諭薄之改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
言利害者皆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著爲令徙知審官院
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專制列傳遷右諫議大夫充牧
使元昊與契丹相攻交來獻捷命祁館伴遼使耶律袞等妄自
誇大祁語以西人俘獲官名遼使駭愕而罷景祐中應詔言人
主不斷是名爲亂有三患焉與賢人謀而不肖者斷之重選大
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急小事故春秋書隕霜不殺蔽其意
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也語皆切中時病會張美人進封
貴妃祁當制冊告不疾旨又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封以進
坐落一職出知許州數月復原官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
學士復坐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歲餘徙知成德軍充本路
安撫使河北騎軍雖多常患馬少祁請復唐驅幕之制弛河東

陝西馬禁聽民間買賣益募步卒弩居十五弓十三槍刀十二
轆車掘塹騎精步銳敵人畏之居五月徙定州上言天下根本
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其人恥怯尚勇好功忘死殆天性然
也。故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定無足議者。今朝廷先
陝西河東而後河北非計之得。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
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一鼓而前如
行筭。今陛下欲兵之強必多積穀與財。欲士訓練必善擇將
帥。欲人樂鬪必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必使鎮重而定彊。
夫鎮定一體也。自來常爲一道。師專而不分故定堪其禦則鎮
擣其脅勢之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平時號令文移尚不相謀脫
若臨事尚肯任其責邪。臣請合爲一路領以將相大臣。河東馬
彊士習合與鎮定表裏列將卒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

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精兵。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
前後論事多施行。卽不行亦降詔褒答。又上禦戎論七篇。凡敵
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及兄弟不相能。後必殘
覆其言。若合符節。加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
使。時兄庠方執政。司諫吳及發其家人在定貧公使錢中丞包
拯。又言祁在益部多游燕乃山知鄭州。祁出入內外十餘年。所
至以唐書橐自隨。及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醫入判
尚書都省。踰月拜學士。承旨遇入直。許一子扶侍。尋爲羣牧使。
封常山郡開國公。卒年六十四。遺奏切諫五事。其一言東宮虛
位也。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自言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
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慎勿請謚。及受贈典。斂葬及
期。無爲流俗拘忌。子男十四。定國進士。終太常博士。靖國彥國

國子博士惠國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祚國右贊善大夫順國
大理寺丞佑國秘書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國俊國廣國
皆太祝諸孫亦衆祁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論事蹇蹇無所廻
避而於兵若素習然清約莊重不及其兄故不至公輔預修籍
田記集韻并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後因門人范鎮學士張
方平言贈刑部尚書謚景文從父準字子平祖彥升戶部員
外父鵬秘書郎開寶中學士李昉知貢舉取舍失當太祖覆試
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文敏速擢以爲冠授秘書郎直史館預
修諸道圖經奉使契丹還知太平州加著作郎累遷金部郎中
卒年五十二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蒞官所至皆有治
聲李穆坐盧多遜同門黜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
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恐非其黨上寤復穆官時論稱之天

神三年錄子大年試校書郎從子可觀金部郎中

冊曰文忠大手景文巨筆共扛鼎俎悉用全力一言見道
可垂典則唐史之成才不逮識事增文省秕見其惑鑒觀
斯言莫易指摘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三世兄弟皆登進士祖致堯字正臣解褐
待郎縣簿梁州錄事參軍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爲
兩浙運使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性剛率好言事屢上章奏
辭多激直真宗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堪
任詞職未果奏爲涇原環慶經略判官改戶部員外郎抗疏自
列詞旨狂躁黜爲黃州副使未幾復改吏部員外歷知泰泉蘇
揚鄂五州祥符中至禮部郎中奇年六十六平生頗好纂錄所
著有仙鳧羽翼廣中台志溝邊前要西陲要紀爲臣要紀凡百

六十餘卷父易占知如臯縣輩生而警敏授書數百言脫口成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富偉甫冠名聞四方爲歐陽修所稱初調太平司法參軍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罷鄉戶牙前應役歲饑常平不足輩諭告富人出糶稍增其價貸民種糧隨秋賦納民賴不乏轉知齊州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子高賊良民汙婦女奪僭服器縱橫里中章丘民聚黨號霸王社椎剽村落輩悉寘于法又使民出入保伍相譏有盜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葛友名在捕中一日出自首輩飲食之假以衣冠騎從夸徇四境盜聞爭自首由是外戶不閉每歲發民濬河切皮籍三丁出一輩括其隱漏至九丁取一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弛無名渡錢爲橋省六得舍人以爲便徙襄及洪州遇歲大疫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